

182

10

24

此回文字最是難寫。題雖兩句，却是一串的事。故此回乃是一筆寫去。內却前前後後，穿針遞線，一絲不苟。真是龍門一手出來，不敢曰又一龍門也。

如寫瓶兒、寫西門、寫伯嚭、寫灌道士、寫吳銀兒、王姑子、寫媽媽、寫如意兒、寫花子由。其一時或閒筆描入，或忙筆正寫。或閑切或不閑切，疎密淺深，一時皆見。至于瓶兒遺囑，又是王姑子如意迎春，結着老馬、月娘、西門、嬌兒、玉樓、金蓮、雪娥，不漏一人，而淺深恩怨，皆出其諸人之親疎厚薄、淺深感懣。心事又一筆不苟，層層描出。文至此亦可云至矣。看他偏有餘力，又接手寫其死後。西門大哭一篇，且偏更于其本命灯。

師月夾寫玳安哭。又夾寫西門再哭。月娘惱玉樓疎金蓮暢快。又接寫伯爵放悲。應前伏。却再接寫西門哭。伯爵勸一篇文字方完。我亦並不知作者是神工。是鬼斧。但見其三限中如千人萬馬。却一步不乱。讀此一回。謂世間有一史公生在漢世。吾不信也。

潘道士法造黃中士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詩曰

玉釵重合兩無絲

魚在深潭窟在天

得意紫鸞休舞鏡

傳言青鳥罷銜錢

金盆已覆難收水

玉軫長籠不續絃

若向靡蕪山下過

還將玉淚灑窮泉

話說西門慶見李瓶兒服藥無效求神問卜發課皆有凶無吉無法可處初時李瓶兒還閉閣着梳頭洗臉下炕來坐淨桶次後漸漸飲食少減形容消瘦那消几時又過把個花朵般人兒瘦弱得黃葉相似也起炕了只在床褥上鋪墊草紙恐怕人嫌穢不教了頭只燒香西門慶見他耽擱兒瘦得銀條相似只守着在房內哭泣衙門中隔日去走一走李瓶兒道我的哥你還往衙門中去只怕誤了你公事我不妨事只怕下邊流的虧若得止住了再把口裏放開吃些飲食兒就好了你男了漢常伴在我房中做甚麼西門慶嘆道我的姐姐我見你不好心中猜不的你李瓶兒道好傻子只不死死將來你攔的住那些鬼又道我有句話要對你說我不知怎的但沒人在房裡心中只害怕恰似影兒綽上有人在眼前一般夜裡要便夢見他拚刀弄杖和我厮嚷孩子也在他懷裡我去奪反被他推我一交說他又買了房子來纏了好几遍只叫我去只不好對你說西門慶听了說道人死如灯滅這几年知道他往那里去了此是你病的久神虛氣弱了那里有甚麼邪魔魍魎家親外崇我如今往吳道官廟裡討兩道符來貼在房門上看有邪祟沒有說畢走到前邊即差玳安騎頭口往玉皇廟討符去走到路上遇見應伯爵和謝希大忙下頭口伯爵因問你往那里去你爹在家裡玳安道爹在家裡小的往玉皇廟討符去伯

爵與謝希大到西門慶家因說道謝子純聽見嫂子不好說了一跳敬來問安西門慶道這兩日身上瘦的通不相模樣了丟的我上不上下不下却怎生樣的伯爵道哥你使玳安往廟裡做甚麼去西門慶悉把李瓶兒害怕之事告訴一遍只恐有邪祟教小廝討兩道符來鎮壓鎮壓謝希大道哥此是嫂子神氣虛弱那里有甚麼邪祟伯爵道哥若這邪也不難門外五岳觀潘道士因吳道士潘道他受的是天心五雷法極遣的好邪有名喚着潘提鬼常將符水救人哥你差人請他來看七嫂子房裡有甚邪祟他就知道你就教他治病他也治得西門慶道等討了吳道官符來看在那里住沒奈何你就領小廝騎了頭口請了他來伯爵道不打緊等我去天可憐兒嫂子好了我就領着他也走說了一回話吉凶事

承者

伯爵和希大起身去了玳安見討了符來貼在房中晚間

李瓶兒還害怕

足一

對西門慶說死了的他剛纔和兩個人來拿

我見你進來躲出去了西門慶道你休信邪不妨事昨日應二哥

說此是你虛極了他說門外五岳觀有個潘道士好符水治病又

遣的好邪我明日早教應二哥去請他來看你有甚邪祟教他遣

七李瓶兒道我的哥七你請他早七來那廝他剛纔發恨而去明

日還來拿我哩你快些使人請去西門慶道你若害怕我使小廝

擎轎子接了吳銀兒和你做兩日伴兒李瓶兒搖頭兒說你不要

叫他只怕誤了他家裡勾當

月娘與桂姐不然

西門慶道叫老馮來伏侍

你兩日兒如何李瓶兒點頭兒這西門慶一面使來安往那邊房

子裡叫馮媽七又不在鎖了門出去了對一文書說下等他來好

的天理不
有行孔作
毫無忌
以為孽
邪說無恥
事為福天
無報哉

又教他快來宅內六娘叫他哩。西門慶一面又差下玳安明日早
起你和應二爹往門外五岳觀請潘道士去。俱不在話下。又第
日只見王姑子跨着一盒兒粳米二十塊大乳餅一小盒兒十香
瓜茄來看。消經帳者插入王姑子一段一時情景如火又李瓶兒
借王姑子消瓶兒財賄觀并兒與銀燭時便知見他來連忙教迎春撈扶起來坐的。怕死王姑子道了个訊李瓶
兒請他坐下道王師父你自印經時去了影邊兒通不見你我恁
不好你就不來看我看見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但不知你不好
昨日大娘使了大官兒到菴裡我纔曉得又說印經哩你不知道
我和薛姑子老淫婦合了一場好氣與你老人家印了一場經只
替他趕了綱兒背地裡和印經的打了五兩銀子夾帳我通沒見
一個錢兒你老人家作福這老淫婦到明日墮阿鼻地獄為他氣
的我不好了一毫非假把大娘的壽日看慢了沒曾來李瓶兒道
他各人作業隨他罷你休與他爭執了王姑子道誰和他爭執甚
麼李瓶兒道大娘好不惱你哩說你把他受生經都誤了。因印經
誤了受生王姑子道我的菩薩我雖不好敢誤了他的經在家整
經一笑王姑子道我的菩薩我雖不好敢誤了他的經在家整
調了一個月昨日圓滿了。妙絕今日纔來先到後邊見了他把我
這些屈氣告訴了他一遍我說不知他六娘不好沒甚麼這盒梗
米和些十香瓜几塊乳餅與你老人家吃鴨兒大娘總叫小玉姐
領我來看你老人家小玉打開盒兒李瓶兒看了說道多謝你費
心王姑子道迎春姐你把這乳餅就蒸兩塊兒來我親看你娘吃
些鴨兒迎春一面收下去了李瓶兒分付迎春擺茶來與王師父
吃王姑子道我剛纔後邊大娘屋裡吃了茶煎些粥來我看看你

吃些不一時迎春安放桌兒擺了四樣茶來打發王姑子吃了然後拿上李瓶兒粥來一碟十香甜醬瓜茄一碟蒸的黃霜七乳餅兩盞粳米粥一双小牙快迎春擎着奶子如意兒在旁擎着甌兒喂了半日只呷了兩三口粥兒咬了一些乳餅兒就搖頭兒不吃了教拿過去罷王姑子道人以水食爲命恁煎的好粥兒你再吃些兒不是李瓶兒道也得我吃得下去是迎春便把吃茶的果兒掇過去王姑子揭開被看李瓶兒身上肌體都瘦的沒了說了一跳說道我的奶奶我去時你好些了如何又不好了就瘦的恁樣的了如意兒道可知好了哩娘原是氣惱上起的病又按瘻香火爹請了太医來看每日服藥已是好到七八分了只因八月內哥兒着了驚說不好娘書夜憂感那樣勞碌連睡也不得睡實指望哥兒好了不想沒了成日哭泣又着了那暗氣暗惱在心裡就是

跌石人也禁不的怎的不把病又發了是人家有些氣惱兒對人

前分解分解也還好娘又不出語着緊問還不說哩借如意王姑

子道那討氣來你爹又疼他你大娘又敬他左右是五六位娘端

的誰氣着他奶子道王爺你不知道因使綉春外邊瞧七看開着

門不曾早爲如意起花樣以便下文俺娘都因爲着了那邊五

娘一口氣他那边猫搗了哥兒手生生的說出風來爹來家那等

問着娘只是不說落後大娘說了總把那猫來摔殺了他還不承

認早爲如意起花樣以便下文我哥殺氣八月裡哥兒死了他每日那边指桑樹罵槐樹百

般稱快又補俺娘這屋裡分明所見有個不惱的左右背地裡氣

只是出眼淚因此這樣暗氣暗惱總致了這一場病天知道罷了

不說乃是
天知道

將死言必
者乃天理
言者解

代人子
為人情
為人言
為人愛

娘可是好性兒好也在心裡反也在心裡姊妹之間自來沒有個

面紅面赤有件稱心的衣裳不等的別人有了他還不拏出來得

傷心亦是自尋苦吃若仍做花二娘誰人管伊也這一家子那個不叨貼娘些兒可是說

的饒叨貼了娘的還背地不道是人情可恨在此王姑子道怎的不道是

如意兒道和五娘那邊潘姥七來一遭遇着爹在那邊歇就過來

這屋裡和娘作伴兒臨走娘與他鞋面衣服銀子甚麼不與他五

娘還不道是索性令如意揚言李瓶兒聽見便嗔如意兒你這老

婆平白只顧說他怎的我已是死去的人了隨他罷了天不言而

自高地不言而自厚金蓮不及王姑子道我的佛爺誰知你老人

家這等好心天也有眼望下看着哩你老人家往後來還有好處

李瓶兒道王師父還有甚麼好處一個孩兒也存不住去了我知

今又不得命身底下弄這等疾就是做鬼走一步也不得個伴兒

鬼又如何一步步才又如何是恰倒輪迴幻海確有此想我心裡還要與王師父些銀子兒

望你到明日我死了你替我在家請几位師父多誦些血盆經懺

比我這罪業王姑子道我菩薩你老人家忒多慮了你好心人龍

天自然加護正說着只見琴童兒進來對迎春說爹分付把房裡

收拾收拾花大舅便進來看娘在前邊坐着哩王姑子便起身說

道我且往後邊去走王瓶兒道王師父你休要去了與我做兩

日伴兒我還和你說話哩總是怕死故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不

去不一時西門慶臨花大舅進來看問見李瓶兒睡在炕上不言

語花子繇道我不知道昨日聽見這邊大官兒去說總曉的明日
你嫂子來看你竟是李子看那李瓶兒只說了一聲多有起動就

北面朝裡去了。

往事不堪回首，悲孽鏡高懸也。

花子繇坐了一回，起身到前邊。

向西門慶說道：「俺過世老公公在廣南鎮守帶的那三七藥，會吃了不曾，不拘婦女有崩漏之疾，用酒調五分末兒吃下去，即止大。姐他手裡曾收下此藥，何不服之？」西門慶道：「這藥也吃過了。昨日本縣胡大尹來拜，我因說起此疾，他也說了個方兒：棕炭與白雞冠花煎酒服之，只止了一日。到第二日，流的比常更多了。」花子繇道：「這個就難爲了。」姐夫你早替他看下副板兒，預備他罷。明日教他嫂子來看他，說畢起身去了。奶子與迎春正與李瓶兒墊草紙，在身底下只見馮媽也來到。插入老馮消瓶兒色字，現後囑老馮除之意。向前道了萬福，如意兒道：「馮媽也貴人怎的不來看？」娘昨日爹使來安兒叫你去說，你錯着門往那里去來？馮媽道：「說

直到黑來家，偏有那些張和尚、李和尚、王和尚、如意兒道：「你老人

家怎的有這些和尚？早時沒王師父在這里，那李瓶兒听了微笑

了一笑兒，說道：「這媽媽子單管只撒風。」此後風真撒矣。如意兒道：「馮媽媽

叫着你還不來，娘這几日粥兒也不吃，只是心內不耐煩，你剛纔

來到就引的娘笑了一笑兒，你老人家伏侍娘兩日，管情娘這病

就好了。」馮媽媽道：「我是你娘退災的博士，又笑了一回，因向被窩

裡摸了摸他身上，說道：「我的娘，你好些兒也罷了。」又問坐褥子還

下的來，迎春道：「下的來，倒好。」前兩遭娘還問，俺每擡扶着下來，

這兩日通只在炕上鋪墊草紙。一日兩三遍正說着，只見西門慶

進來，看見馮媽媽說道：「老馮，你也常來這邊走走，怎的去了？」就不

來婆子道我的爺我怎不來這兩日醃菜的時候掙兩個錢兒醃些菜在屋裡遇着人家領來的業障好與他吃不然我那討閒錢買菜來與他吃忙中偏有閒筆西門慶道你不對我說昨日俺庄子上起菜燴兩三畦與你也勾了婆子道又敢纏你老人家說畢過那邊屋裡去了西門慶便坐在炕沿上迎春在旁薰蒸芸香西門慶便問你今日心裡覺怎樣又問迎春你娘早晨吃些粥兒不曾迎春道吃的倒好王師父送了乳餅蒸菜娘只咬了一些兒呷了不上兩口粥湯就丟下了西門慶道應二哥門維和小廝明外請那潘道士又不在了明日我教來保再請去李瓶兒道你上緊着人請去那廝但合上眼只在我跟前纏西門慶道此是你神弱了只把心放正着休要疑影他請他來替你把這邪祟遣遣再服些藥

好甚麼奴指望在你身邊團圓几年也是做夫妻一場誰知到今二十七歲先把冤家死了奴又沒造化這般不得命拋閃了你去若得再和你相逢只除非在鬼門關上罷了說着把拉着西門慶手兩眼落淚哽哽咽咽再哭不出聲來所爲筆也那西門慶又悲慟

不勝哭道我的姐姐你有甚話只顧說兩個正在房裡哭忽見琴童兒進來說答應的稟爹明日十五衙門裡拜牌回公座大發放爹去不去班頭好伺候西門慶道我明日不得去拿帖兒回了夏老爹自己拜了牌罷琴童應諾去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依我還往衙門去休要誤了公事我知道几時死還早哩西門慶道我在家守你兩日兒其心安忍你把心來放開不要只管多慮了剛

總花大舅和我說教我早與你看下副壽木冲你冲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點頭兒便道也罷你休要信着人使那懸錢將就使十來兩銀子買副熟料材兒把我埋在先頭大娘坟傍只休把我燒化了就是夫妻之情早晚我就捨些漿水也方便些痴你偌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哩西門慶不聽便罷听了如刀剜肝胆劍到身心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說的是那里話我西門慶就窮死了也不肯虧負了你一番西門慶及別却先寫一段生離正說着只見月娘親自拿着一小盒兒鮮蘋蓼進來說道李大姐他大姪子那裡送蘋蓼兒來你吃因令迎春你洗淨了拿刀兒切塊來你娘吃李瓶兒道又多謝他大姪子掛心并大姪子亦不可漏其筆力爲何如不一時迎春旋去皮兒切了用甌兒盛貯拈了一塊與他放在口內只嚼了些味兒還吐出來

了月娘恐怕勞碌他安頓他面朝裡就睡了西門慶與月娘都出外边商議月娘道李大姐我看他有些沉重你須早早與他看一副材板兒省得到臨時馬捉老鼠又乱不出好板來西門慶道今日花大哥也是這般說適纔我畧與他題了題兒他分付休要使多了錢將就抬副熟板兒罷你偌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倒把我傷心了這一會我說亦發等請潘道士來看看了看板去罷月娘道你看沒分曉一个人形也脫了關口都銷住勺水也不進還指望好咱一壁打鼓一壁磨旗幸的他好了把棺材就捨與人也不值甚麼西門慶道既是恁說就出到所上叫將賁四來問他誰家有好材板你和姐夫兩個拿銀子看一副來賁四道大街上陳千戶家新到了几副好板西門慶道既有好板卽令陳敬濟你後边

問你娘要五錠大銀子來你兩個看去那陳敬濟忙進去取了五錠元宝出來同賁四去了直到後晌纔來回話說到陳千戶家看了几副板都中等又價錢不合同來路上撞見喬親家爹說尙舉人家有一副好板原是尙舉人父親在四川成都府做推官時帶來預備他老夫人的兩副桃花洞他使了一副只剩下這一副牆磕底盤磕頭俱全共大小五塊定要三百七十兩銀子喬親家爹同俺每過去看了板是無比的好板喬親家與做舉人的講了半日只退了五十兩銀子不是明年上京會試用這几兩銀子他也還捨不得賣哩西門慶道既是你喬親家爹主張兌三百二十兩抬了來罷休要只顧搖鈴打鼓的陳敬濟道他那里收了咱二百五十兩我還與他七十兩銀子就是了一面問月娘又要出七十

兩銀子二人去了此及黃昏時候只見几个閒漢用大繩拴條裏

着抬板進門放在前所天井內打開西門慶觀看果然好板隨即

叫匠人來鋸開裡面噴香每塊五寸厚二尺五寸寬七尺五寸長

看了滿心歡喜此等歡喜奇絕又旋尋了伯爵到來看因說這板也看得

過了伯爵喝采不已說道原說是姻緣板大抵一物必有一主嫂

子嫁哥一場今日情受這副材板勾了比犀帶何如不意俱勞謬獎分付匠人

你用心只要做的好我老爹賞你五兩銀子匠人道小人知道一

面在前所七手八腳連夜儼造伯爵囑來保明日早五更去請潘

道士他若來就同他一答兒來不可遲滯說畢陪西門慶在前所

看着做材到一更時分繼家去西門慶道明日早些來只怕潘道

士來的早伯爵道我知道作辭出門去了一路寫伯爵夾在中間倉皇忙亂逼真帶間骨

出樹俱却說老馮與王姑子晚夕都在李瓶兒屋裡相伴只見西門

慶前邊散了進來看視要在屋裡睡李瓶兒不肯說道沒的這屋

裡齷齪也的他每都在這裡不方便你往別處睡去罷西門慶

又見王姑子都在這裡遂過那邊金蓮房裡去了李瓶兒教迎春

把角門關了上了拴教迎春點着灯打開箱子取出几件衣服銀

首飾來放在旁邊先叫過王姑子來與了他五兩一錠銀子一疋

細子等我死後你好友請几位師父與我誦血盆經懺王姑子道

我的奶奶你忒多慮了天可憐兒你只怕好了李瓶兒道你只收

着不要對大娘說我與你銀子一句直照牆頭寄物深也埋恨此

娘有矣今後瓶兒之物瓶兒豈不自知亦必為月娘有乎既必為月娘有則此日之物雖暫為瓶兒一日之有即無非月娘之物異日成悞尚能動玉姐之酸況瓶兒自己之柔腸乎故知與

收了先囑王姑子又喚過馮媽也來向枕頭邊也拿過四兩銀子

一件白綾襖黃綾褲一銀銀掠兒遞與他說道老馮你是個舊人

我從小兒你跟我到如今屏殘風冷笑我如今死了去也沒甚麼

這一套衣服并這件首飾兒與你做一念兒這銀子你收着到明

日做個棺材本兒你放心那邊房子等我對你爹說你只顧住着

只當替他看房兒他莫不就攢你不成不知王六兒一處接手也

一旦身死諸色皆空故自亦不敢信西門之情馮媽也一手接了

銀子和衣服倒身下拜哭着說道老身沒造化了有你老人家在

一日與老身做一日主兒你老人家若有些好友那裡歸着二段

李瓶兒又叫過奶子如意兒與了他一襲紫袖襖兒藍袖裙一

件舊綾被襖兒兩根金頭簪子一件銀滿冠兒說道也是你奶哥兒一場哥兒死了我原說的教你休撒上奶去實指望我在一日占用你一日不想我又死去了我還對你爹和你大娘說到明日我死了你大娘生了哥兒就教接你的奶兒罷這些衣服與你做一念兒你休要抱怨傷心語那奶子跪在地下磕着頭哭道小媳婦實指望伏侍娘到頭娘自來沒曾大氣兒呵着小媳婦還是小媳婦沒造化哥兒死了娘又病的這般不得命好友對大娘說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死活只在爹娘這裏答應了出去投奔那裡直吐深心後說畢按了衣服首飾磕了頭起來立在傍邊只顧揩眼淚文俱見說畢李瓶兒一面叫過迎春綉春來跪下囑付道你兩個也是一段如意兒你從小兒在我手裡答應一場我今死去也顧不得你每了你每

你從小兒在我手裡答應一場我今死去也顧不得你每了

枝金花兒做一念兒大了頭迎春已是他爹收用過的出不去了

我教與你大娘房裏拘管這小子頭綉春我教你大娘等家見人家你出身去罷省得觀眉說眼在這屋裏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我死了就見出樣兒來了你伏侍別人還想在我手裡那等撒嬌撒痴好也罷歹也罷了誰人容的你那綉春跪在地下哭道我娘我就死也不出這個門有情難李瓶兒道你看傻了頭我死了你在这屋裏伏侍誰綉春道我守著娘的靈李瓶兒道就是我的靈供養不久也有個燒的日子你少不的也還出去綉春道我和迎春都答應大娘李瓶兒道這個也罷了這綉春還不知其麼耶迎春聽見李瓶兒囑付他接了首飾一面哭的言語都說不出來一段

燒也知
知家哉

迎春正是

流淚眼觀流淚眼

斷腸人送斷腸人

當夜李瓶兒都把各人囑付了，到天明，西門慶走進房來，李瓶兒問買了我的棺材來了沒有。西門慶道：昨日就抬了板來在前邊做哩，且冲七你七若好了，情愿捨與人罷。李瓶兒因問：是多少銀了買的？你要便那枉錢。西門慶道：沒多，只百十兩來銀子。李瓶兒道：也還多了，預備下與我放着。西門慶說了，回出來前邊，看着做材去了。吳月娘和李嬌兒先進房來，看見他十分沉重，便問道：李大姐，你心裡却怎樣的？李瓶兒搭着月娘手，哭道：大娘，我好不成了。月娘亦哭道：李大姐，你有甚麼話？見二娘也在這裏，你和俺兩個說。李瓶兒道：奴有甚麼話？奴與娘做姊妹，這幾年又沒會虧了。

情似手有無人收拘那大丫頭，已是他爹收用過的，教他在娘房裏伏侍娘。人也然子盡小丫頭，娘若要便換留下，不然尋個單夫獨妻，與小人家做媳婦。見去罷，省得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也是他伏侍奴一場，奴就死口眼也閉，奶了如意兒，再三不肯出去。大娘也看奴分上，也是他奶孩兒一場，明日娘生下哥兒，就教接他奶兒罷。一娘月娘說道：李大姐，你放寬心，都在俺兩個身上，說凶得吉。若有些山高水低，尚可只好性。迎春教他伏侍我，綉春教他伏侍二娘罷。如今二娘房裡了頭，不

老實做活，早晚要打發出去，教綉春伏侍他罷。奶子如意兒，既是你說他沒投奔，咱家那里占用不下他來？就是我有孩子，沒孩子，

也我亦不取測
久之人者有之
處之父母又
人暗算了要

恨如以此
何等雪機
家乃詞不達
之亦也

到明日配上個小厮與他做房家人媳婦也罷了李嬌兒在傍便
道李大姐你休只要顧慮一切事都在俺兩個身上一段嬌兒自
綉春到明日過了你的事我收拾房內伏侍我等我擡舉他就是
了李瓶兒一面叫奶子和兩個丫頭過來與二人磕頭那月娘
不得眼淚出不一時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都進來看他李瓶兒
都留了几句姊妹仁義之言一段玉樓金蓮雪娥玉樓亦在二人之列真錯認玉樓然玉樓與瓶兒莫
道亦非所為玉樓深深得宜落後待的李嬌兒玉樓金蓮衆人都
總去王樓深心非淺人可測是王樓深心非淺人可測
出去了獨月娘在屋裡守着他李瓶兒悄也向月娘哭泣道娘到
明日好生看養着與他爹做個根帶兒休要似奴粗心吃人暗算
了又囑月娘寫得一時衆人恩怨月娘道姐也我知道有官所說
了深淺都出月娘獨用兩番囑咐月娘道姐也我知道有官所說
只這一句話就感觸月娘的心來後來西門慶死了金蓮就在家

惟有感恩并積恨 千年萬載不生塵

正說話間只見琴童分付房中收拾焚下香五岳觀請了潘法官
來了月娘一面看着教丫頭收拾房中乾活是瓶兒伺候淨茶淨
水焚下百合真香月娘與衆婦女都藏在那邊床屋裡听現細不
一時只見西門慶領了那潘道士進來怎生形相但見

頭戴雲霞五岳冠身穿皂布短褐袍腰繫雜色彩絲緜背插橫
紋古銅劍兩隻脚穿双耳麻鞋年也執五明降鬼扇八字眉兩個
杏子眼四方口一道落腮鬚威儀凜凜相貌堂上若非霞外雲
遊客定是蓬萊王府人

潘道士進入角門剛轉過影壁將走到李瓶兒房穿廊臺基下那

道士往後退訖兩步似有呵叱之狀爾語數四影方纔左右揭簾
進入房中向病榻面坐運及睛努力以慧通神目一視仗劍手內
掐指步罡念乩有辭早知其意知有鬼也走出明間朝外設下香案西
門慶焚了香這潘道士焚符喝道直日神將不來等甚嘆了一口
法水去忽墮下卷起一陣狂風彷彿似有神將現于面前一般寫
人心如見却不是牛鬼蛇神潘道士便道西門氏門中有李氏陰人不妄投告
于我案下汝即與我拘當坊土地本家六神查考有何邪祟即與
我擒來毋得延滯良久只見潘道士瞑目交神端坐于位上緣案
擊令牌恰似問事之狀良久乃止證明子虛化官哥出來西門慶
讓至前邊捲棚內問其所以潘道士便說此位娘子惜乎為宿世
冤恩訴于陰曹非邪祟也不可擒之明說西門慶道法當可解

西門慶禮貌虔切便問娘子年命若干西門慶道屬羊的二十七
歲潘道士道也罷等我與他祭祭本命星壇看他命運如何便是
成何後天西門慶問几時祭用何香紙祭物潘道士道就是今晚三更
正子時用白灰界畫建立壇壇丹以黃絹圍之鎮以生辰壇斗
壇祭以五穀棗湯祭不用酒脯只用本命灯二十七盞灯上浮以
華蓋之儀華蓋餘無他物官人可齋戒青衣壇內俯伏行禮貧道
祭之雞犬皆開去不可入來行攪西門慶听了忙分付一一備辦
停當就不敢進去只在書房中沐浴齋戒換了淨衣留應伯爵也
不家去了細陪潘道士吃齋饌到三更天氣建立灯壇完備潘道
士高坐在上下面就是灯壇接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上建三台華

蓋上周列十二宮辰圖下首總是本命灯下共合二十七盞先宜
念了投詞西門慶穿青衣俯伏階下左右盡皆屏去不許一人在
左右灯燭熒輝一齊點將起來那潘道士在法座上披下髮來仗
劍口中念乚有詞望天罡取真炁布步訣蹣瑤壇正是三信焚香
三界合一聲令下一聲雷但見晴天月明星燦忽然地黑天昏起
一陣怪風正是

非千虎嘯豈是龍吟彷彿入戶穿簾定是催花落葉推雲出岫
送雨歸川鴈迷失伴作哀鳴鷗鷺驚群尋樹杪姮娥急把蟾宮
閉列子空中叫救人

大風所過三次忽一陣冷氣來

是獅子街房子內病中結成把李

瓶兒二十七盞本命灯盡皆刮滅潘道士明乚在法座上見一箇
白衣人來無恙領着兩個青衣人從外進來手裡提着一紙文書

呈在法案下潘道士觀看却是地府勾批上面有三顆印信說

慌忙下法座來向前喚起西門慶來如此這般說道官人請起來

罷娘子已是獲罪于天無所禱也

二句乃潘

本命灯已滅豈可

復救乎只在旦夕之間而已那西門慶听了低首無語

作孽人滿
盡頭語滿

眼落淚哀告道萬望法師搭救則箇潘道士道定數難逃不能搭

救了就要告辭西門慶再三款留等天明早行罷潘道士道出家

人草行露宿山栖廟止自然之道西門慶不復強之因令左右取

出布一疋白金三兩作經觀錢潘道士道貧道奉行皇天至道對

天盟誓不敢貪受世財取罪不便推讓再四只令小童收了布疋

作道袍穿就作辭而行

吳神仙收布梵僧收布道士今亦
收布所云布施即無不收乎一笑 獨付西

門慶今晚官人切忌不可往病人房裡去恐禍及汝身慎之慎之
得度言里送出大門拂袖而去發脫道士庶西門慶歸到捲棚內

看着收拾灯壇見沒救星心中甚慟向伯爵不覺眼淚出向伯爵落淚奇

絕伯爵道此乃各人稟的壽數到此地位強來不得哥也少要煩

惱因打四更時分四更說道哥你也辛苦了安歇安歇罷我且家

去明日再來西門慶道教小厮擎灯笼送你去即合來安取了灯

送伯爵出去閉上門進來那西門慶獨自一個坐在書房內掌着

一枝蠟燭心中哀慟口裏只長吁短嘆思道法宮教我休往房裡

去我怎生忍得寧可我死了也罷又渡須厮守着和他說句話兒

于是進入房中見李瓶兒面朝裡睡所見西門慶進來翻過身來

更道我的哥也一個我你怎的就進來了因問那道士點得灯

你還哄我哩剛纔那厮領着兩個人又來在我跟前鬧了一回說

道你請法師來遣我我已告准在陰司決不容你發恨而去明日

便來拿我也西門慶听了兩淚交流放聲大哭道我的姐也你把

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我實指望和你相伴几日誰知你又拋閃

了我去了寧教我西門慶口眼閉了倒也沒這等割肚牽腸那李

瓶兒双手樓抱着西門慶脖子嗚也咽也悲哭半日哭不出聲瓶兒

无哭說道我的哥也三個我的哥也奴承望和你白頭相守誰知奴今日

死去也趁奴不閉眼我和你說几句话兒你家事大孤身無靠又

沒幫手凡事斟酌休要一冲性見大娘等你也少要虧了他他身

上不方便早晚替你生下個根絆兒庶不散了你家事你又居着

第一奇書

六十二回

乙

家事

小奈何

与野漢也

緣短倖四
令人難測
理當傷天

個官今後也少要往那里去吃酒，早些兒來家。你家事要緊，比不
的有奴在，還早晚勸你。奴若死了，誰肯苦口說你？西門慶听了，如
刀割心肝，相似哭道：「我的姐，一個我的姐，上文的哥，上文的哥，
道你休掛慮我了。我西門慶那世裡絕緣短倖，得個字下，今世裡與
你做夫妻，不到頭，我殺我也。天殺我也，小哭李瓶兒又分付迎春
之事，奴已和他大娘說來，到明日我死，把迎春伏侍他大娘。那小
丫頭，他二娘已承攬他房內，無人便教伏侍二娘罷。西門慶道：「我
的姐，上文的哥，上文的哥，你沒的說你死了，誰人敢分散你？丫頭奶子也不
打發他出去，都教他守你的靈柩。李瓶兒道：「甚麼靈柩？個神主子過
五七燒了罷了。西門慶道：「我的姐，上文的哥，你不要管他，有我西
門慶在，一日供養你一日。兩個說話之間，李瓶兒催足道：「你睡去。」

是四更說話

武二氏熬得
頭暈如何
還要熬

守兒李瓶兒道：「我死還早哩。這屋裡穢污薰的，你慌他每伏侍我，
不方便。西門慶不得已，分付丫頭仔細看守你娘，往後邊上房裡，
對月娘，悉把祭灯不濟之事，告訴一遍。剛纔我到他房中，我觀他
說話兒，還伶俐。天可憐，只怕還熬出來，也不見得。上三毫月娘
道：「服睡兒也，揚了嘴唇兒也，乾了耳輪兒也，焦了還好甚麼？也只
在早晚問了他這個病，是怎伶俐，臨斷氣還說話兒。上三毫西
門慶道：「他來了，咱家這几年，大大小小，沒曾惹了一個人。且是又
好個性格兒，又不出語，你教我捨的他那些兒題起來，又哭了。又
香小月娘亦止不住落淚，不說西門慶與月娘說話，寫至月娘與
不大，且說李瓶兒喚迎春奶子你扶我，面朝裡，畧倒，上兒因問道：

但結髮不
為誰就子
不知第幾
也何一夢

有多咱時分了奶子道雞還未叫有四更天了仍是四更叫迎春替他
鋪過了身底下草紙擗他朝裡蓋被停當睡了眾人都熬了一夜
沒曾睡老馮與王姑子都已先睡了迎春與綉春在面前地坪上
搭着鋪剛睡倒沒半個時辰正在睡思昏沉之際夢見李瓶兒下
炕來推了迎春一推囑付你每看家我去也痴景杏忽然驚醒見
桌上灯尚未滅忙向床上視之還面朝裡摸了摸口內已無氣矣
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可憐一個美色佳人都化作
一場春夢正是大抵色美者詞君不從輕費
閻王教你三更死 怎敢留人到五更

迎春慌忙推醒眾人點灯來照果然沒了氣兒身底下流血一窪
了手脚忙走去後邊報知西門慶西門慶聽見李瓶兒死了和

忽然而逝身上止着一件紅綾抹胸兒西門慶也不顧甚麼身底

下血漬細兩隻手捧着他香腮親看口口聲只叫我的沒救的

姐姐有仁義好性兒的姐減你怎的閃了我去了寧可教我西門

慶死了罷我也不久活于世了本平白活著做甚麼在房裡離地跳

的有三尺高大放聲號哭寫得出方是吳月娘亦搥淚哭涕不止

下語深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合家大小丫頭養娘

都哭起來哀聲動地連着寫月娘向眾人道不知多咱死的恰好

衣服兒也不會穿一件在身上玉樓道我摸他身上還溫也兒的

也纏去了不多回兒咱起執脚兒不替他穿上衣裳還等甚麼月

娘見西門慶磕伏在他身上搥臉兒那等哭只叫天殺了我西門

是己之所
不欲施
者也

月娘

慶了姐也。你在我家三年光景，一日好日子沒過，都是我炕陷了。
你三語直照月姐听了，心中就有些不耐煩了，說道：你看韶刀
哭兩聲兒去開手罷。了一個死人身上，也沒個忌諱，就臉搥着臉
兒哭。倘或口裡惡氣撲着你是的，他沒過好日子，誰過好日子來？
月娘心事亦在其人。各人壽數到了，誰留的住他？那個不打這條
路兒來？因令李嬌兒、孟玉樓兩個拿鑰匙，那邊屋裡尋他几件
衣服出來，咱每眼看看，與他穿上。又叫六姐咱兩個把這頭來替
他整理整理。西門慶又向月娘說：多尋出兩套他心愛的好衣服
與他穿了。去月娘分付李嬌兒、玉樓：你尋他新裁的大紅段遍地
錦縷兒、柳黃遍地錦裙，并他今年喬親家去那套丁香色雲袖粧
花衫、翠藍寬袖裙子，并新做的白綾縷黃細子裙出來罷。當下他

春拿看灯孟玉樓拿鑰匙走到那邊屋裏開了箱子，尋了半日尋

出三套衣裳來，又尋出一件縷身紫綾小襖兒。
子裙一件大紅小衣兒，并白綾女襖兒、紅花膝褲兒。李嬌兒抱
過這邊屋裡，與月娘瞧。月娘正與金蓮灯下替他整理頭髻，用四
根金簪兒綰一方大鴉青手帕，旋勒停當。李嬌兒因問：尋双甚麼
顏色鞋與他穿了？去潘金蓮道：姐姐他心愛穿那双大紅遍地金
高底鞋兒。
此處心愛只穿了沒多兩遭兒，倒尋出來與他穿去。
罷。吳月娘道：不好，倒沒的穿到陰司裡，教他跳火炕。
好佛，你把前日往他嫂子家去穿的那双紫羅遍地金高底鞋與他裝挪了
去罷。李嬌兒听了，忙叫迎春尋出來。眾人七手八腳都裝挪停當。
西門慶率領衆小厮在大廡上收捲書畫，圍上幃屏，把李瓶兒用

則吊正寢乃
親光也

同者不鎖門
先之物交与
即不取見此
人好見何等
門查物正
責何可

不付

板門抬出停于正寢下非礼鋪錦褥上裹紙被安放几筵香案點
起一盞隨身灯來專委兩個小厮在旁侍奉一個打磬一個燒紙

一面使玳安快請陰陽徐先生來看時批書月娘打點出裝挪衣
服來就把李瓶兒床房門鎖了大書特書月娘可畏可恨今人不

二十分狠自墻頭寄物後不謂又有一見其面便有百二十分險百
心之事于一鎖門也然為後要論起伏線只留炕屋裡交付與

了頭養娘馮媽見沒了主兒哭的三個鼻頭兩行眼淚王姑子

且口裡喃上喃上替李瓶兒念密多心經藥師經解冤經楞嚴經

拜大悲中道神咒請引路王菩薩與他接引冥途文心何暇西門

慶在前房手拍着胸膛撫尸大慟哭了又哭把聲都哭啞了口口

聲上只叫我的好性兒有仁義的姐上至此足及亂着雞就叫

了白上文黃昏點灯直寫至四更再寫至四更將終至此一筆寫

玳安請了徐先生來向西門慶施禮說道老爺煩惱如此沒了在

于甚時候西門慶道因此時候不真睡下之時已可四更房中人

都困倦睡熟了不知多咱時候沒了徐先生道不打緊因今左右

掌起灯來揭開紙被觀看手插五更說道正當五更二點轍此處

五更二還屬丑時斷氣西門慶即令取筆硯請徐先生批書徐先

生向灯下問了姓氏并生辰八字批將下來一故錦衣西門夫人

李氏之喪生于先祐辛未正月十五日午時卒于政和丁酉九月

十七日丑時今日丙子月合戊戌犯天地往亡煞高一丈木家忌

哭聲成服後無妨八殮之時忌龍虎雞蛇四生人親人不避才子

不通匠卜星吳月娘使出玳安來叫徐先生看七黑書上往那方

相皆化工矣妙絕俗規何處得此書來愚弄徐先生一面打開陰陽秘書

去了世人往他方去更妙寫盡愚人

觀看說道今乃丙子日巳丑時死者上應寶瓶官下臨齊地前生
曾在濱州王家作男子打死懷胎母羊今世爲女人屬羊可笑之極然則

十二生中皆必前世打死一個也寫盡愚人雖招貴夫常有疾病比肩不和生子天亡

主生氣疾而死前九日魂去北生河南汴梁開封府袁家爲女艱

難不能度日盛衰之數想當然耳後航閣至二十歲嫁一富家老少不對終

年享福壽至四十二歲得氣而終報亦狠哉與子看畢黑書衆婦

女听了皆各嘆息西門慶就叫徐先生看破土安葬日期徐先生

請問老爹停放几時西門慶說道熱矣亡怎麼就打發出去的須

放過五七絕好徐先生道五七內沒有安葬日期倒是四七內宜

擇十月初八日丁酉午時破土十二日辛丑未時安葬合家六位

本命都不犯西門慶道也罷到十月十二日發引再沒那後了徐

先生寫了殃榜蓋伏死者身上向西門慶道十九日辰時大殮一

應之物老爹這裡備下剛打發徐先生出了門天已發曉西門慶

使琴童兒騎頭口往門外請花大舅然後分班差人各親眷處報

喪又使人往衙門中給假又使玳安往獅子街收了二十桶裏紗

漂白三十桶生眼布來斗趙裁僱了裁縫也看灯時所在西

廂房先造圍幕帳子細帳子井人殮衣裳細帶各房裡女

人衫裙細那邊小廝伴當每人都是白唐巾細一件白直裰細又

兌了一百兩銀子教賁四往門外店裡買了三十桶蠟光麻布細

三百斤黃絲孝緘細一面又叫搭彩匠在天井內搭五間大棚路

細上寫來總是全無西門慶因思想李瓶兒動止行藏模樣忽

傳神我就把這件事忘了，來保道舊時與咱家畫圍屏的個先兒，他原是宣和殿上的畫工，革退來家，他傳的好神。西門慶道：「他在哪里住？」快與我請來，來保應諾去了。西門慶熬了一夜沒睡的人，前後又亂了一五更，心中又着了悲悶，神思恍惚，只是沒好氣，罵了頭場小廝，守着李瓶兒屍首，絲不的放聲哭叫。大哭余文那飛安在傍，亦哭的言不的語不的。百忙寫疏吳月娘正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帳子後打盹，見分孝與各房裡了頭井家人媳婦看見西門慶啞着喉嚨只顧哭。大哭余文問他茶也不吃，只顧沒好氣。月娘便道：「你看恁勞叨死也死了，你沒的哭的他，他活只顧扯長紆兒哭起來了。」三兩夜沒睡頭也不梳，臉也沒洗，亂了恁五更黃湯辣水，這沒嘗着就是供人也禁不的把頭亂了出來。吃些甚麼還月娘

頭洗臉哩。玉樓月娘道：「洗了臉倒好，我頭裡使小廝請他後邊洗臉。」他把小廝踢進來，誰再問他來，金蓮道：「你還沒見頭裡我倒好意說他已死了，你恁般起來把骨禿肉兒也沒了，你在屋裡吃些甚麼兒出去再亂也不遲。」他倒把眼睜紅了的罵我狗彘的淫婦，管你甚麼事。為西門我如今整日不教狗彘却教誰攪哩。今後再無

人矣。中懷之恁不合理的行貨子，只說人和他合氣。是場月娘道：「熱突突死了，怎麼不疼你就疼也，還放在心裡，那裡就這般顯出來。」月險人也死了，不管那有惡氣沒惡氣，就口攔着口，那等叫喚，不知甚麼張致，他可可見來三年沒過一日好日子，鎮日教他挑水

挨磨來，深心俱出孟玉樓道：「李大如倒也罷了，倒吃他爹恁三等九格

的、玉樓之正說着只見陳敬濟手裡拿着九疋水光絹說爹教娘

每剪各房裡手帕剩下的與娘做裙子大弄月娘收了絹便道

姐夫你去請你爹進來扒口子飯這咱七八晌午他茶水還沒嘗

着哩敬濟道我是不敢請他頭裡小廝請他吃飯差些沒一脚踢

殺了我又惹他做甚麼又補月娘道你不請他等我另使人請他

來吃飯良久叫過玳安來說道你爹還未吃飯哭這一日了你拿

上飯去趁溫先生在這里陪他吃些兒玳安道請應二爹和謝爹

去了等他來時娘這里使人拿飯上去消不的他几句言語情

爹就吃了吳月娘說道碎嘴的囚根子你是你爹肚裡蛔虫俺每

這儿個老婆倒不如你了你怎的知道他兩個來纏吃飯玳安道

娘每不知爹的好朋友大小西席見那遭少了他兩個爹三爹也

兩句話兒爹就着化眼笑已渡伯說了一回棋童兒請了應伯

爵謝希大二人來到進門撲倒靈前地下哭了半日只哭我那有

仁義的可見無怨被金蓮和玉樓罵道賊油嘴的囚根子俺每都是沒

仁義的無之難二人哭畢扒起來西門慶與他同禮兩個又哭

了說道哥煩惱煩惱一面讓西廂房內與溫秀才敘禮坐下先是

伯爵問道嫂子是甚麼時候此處一夢為一了西門慶道正五時斷氣伯爵道

我到家已是四更多了房下此處一夢為一向我我說看陰陽嫂子這病已在七

八了不想剛睡下就做了一此處一夢為一夢見哥使大官兒

來請我說家裡吃慶官酒教此處一夢為一我急此處一夢為一來到見哥穿着一身大紅衣

服向袖中取出兩根玉簪兒與我瞧此處一夢為一知後黃真人明言黃土傷心

第一奇書 六十二回

也

三

說一根折了我賺了半日對哥說可惜了這折了是玉的完全

的倒是硝子石哥說兩根都是玉的迷者自以爲然我醒了就知道此夢

做的不好房下見我只顧咂嘴問你和誰說話我道你不知等

我到天曉告訴你等到天明只見大官兒到了戴着白教我只顧

跌脚白果然哥有孝服西門慶道我昨夜也做了急個夢又一個

你這個一樣兒夢見東京翟親家那里寄送了六根簪兒伯爵兩

牀邊西門六根却內有一根硃折了我說可惜了醒來正告訴房

下不想前邊斷了氣好不睜眼的天撒的我真好苦寧可教我西

門慶死了眼不見就罷了到明日一時半刻想起來你教我怎不

心疼平時我又沒會虧欠了人天何今日奪吾所愛之甚也非此

亦不知報先是一個孩兒沒了今日他又長他去了我這苦王

世上做甚麼過下文雖有錢過北斗成何大用伯爵道哥你這話

就不是了我這嫂子與你是那樣夫妻熱突心死了怎的不心疼

爭而你偌大家事轉又居着前程轉這一家大小泰山也似靠着

你你若有好歹怎麼了得就是這些嫂子轉都沒主兒常言一在

三在一亡三亡哥你聰明伶俐人何消兄弟每說轉就是嫂子他

青春年少你疼不過轉越不過他的情成了服令僧道念几卷經

大發送葬埋在坟裡哥的心也盡了也是嫂子一場的事再還要

怎樣的哥你且把心放開果是生花舌當時被伯爵一席話說的西門

慶心地透徹茅塞頓開也不哭了須臾奉上茶來吃了便喚玳安

後邊說去看飯來我和你應二爹溫師父謝爹吃伯爵道哥原來

還未吃飯哩西門慶道自你去了亂了一夜到如今誰嘗甚麼兒

來伯爵道哥你還不吃飯這個就糊突了常言道寧可折本休要飢損死的自死了存者還要過日子須要做個張主正是

數語撥開君子腦

一言驚醒夢中人

這篇文字特特爲醜西門無恥與一班無恥逐臭者然却又是一篇一氣承上起下的文字

傳真觀戲特特相對蓋爲一百回地也夫人死而曰真假中之真何以謂之真乃必傳之旌兒之生何莫非戲乃於戲中動悲其痴情纏綿卽至再世猶必沉淪慾海故必幻化方可了此一段淫邪公案也

寫月娘叫敬濟來家吃飯雖開開一語却寫盡敬濟在西門家無人防微杜漸日深其奸與衆婦女熟滑而雖有金蓮之私無一人疑而指之也看文當于閒處信然信然

篇內几段文字自首至吃飯收家伙是一段上回餘文也來

保請画師來至小童拿插屏出門是一段正文喬大戶看木
頭至合家大小哭了一場。是一段小殮文字。自來興買冥衣
等件至打銀爵。是設靈一段。自與伯爵定喪禮至各遵守去
訖。是派人一段。自皇庄內相送竹木至七間榜棚。是搭棚一
段。請報恩寺僧是念經。每日兩個茶酒。是開喪。自爲兩小段。
自花大舅去至春鴻兩個伏侍。是下半日一段。至天明梳洗
至第二日清晨爲一段。夏提刑來是一段。吳銀兒是一段。到
三日念經一段。昌孝一段。大殮一段。題主一段。眾人上紙一
段。插入桂姐首七和尚念經一段。插入吳道官送影來一段。
午間家人上祭一段。過八觀戲之脈。胡府尹上祭一段。鄧月
兒一段。晚夕眾人伴宿正說觀戲至末是一段。維補三鼓。然
無人不來。總是西門一死詳畧之間。特作照此回。猶是第
一熱鬧文字。不是冷局也。

觀戲寫春梅出色。寫西門是正意。寫金蓮是暢意。寫春梅蓋
爲王蕭模神。非如別回寫春梅寫金蓮。蓋爲如意。露線非如
別回寫金蓮也。

戲中乃因寄丹青而悲。然則一線穿却言其真如戲也。

必用王蕭女兩世姻緣記。明言王蕭之所以有此人。特爲春
梅而設也。何則。開卷出春梅。則以王蕭爲大丫頭而出之。至
前出春梅。必云一王蕭一春梅。後文護短撒潑。必云王蕭過
舌。然則吹放江梅者。王蕭也。吹散江梅者。亦王蕭也。至于書

童瓶兒生子始來瓶兒一死卽去始終乎瓶兒者非書畫之
始終乎瓶兒乃玉蕭合書畫而始終乎瓶兒也蓋言蕭與書
合爲蕭疎之風瓶隆簪折花事冷落東風恩怨總不分明故
此回寫西門悲而下回卽云私挂一帆風

篇內寫花子由夫妻爭孝直是沒理到極處却是遙照武松
至于子出叫姐夫更奇
先寫銀兒再寫桂兒再寫月兒此處將三人一總
瓶兒妾也一路寫其奢僭之法全無月娘寫盡市井無礼之
悲

玉蕭小玉皆月娘婢也而月娘皆不能防閑令其有私月娘
之爲人可知作者之罪月娘亦可知

上祭者與大舅學官花子月娘家相連成文言如此行
喪礼目無月娘也留與人學說談論也花費了西門慶也斷
絕了以前所攀之親家也閒筆成趣玉蕭記却用小玉推玉
蕭一筆作兩筆用總罪月娘也

看戲既寫衆男客又寫衆女客總爲西門死作襯總是鬧熱
不是冷淡又與生子後上坟文中遙對

第六十三回

韓壽士傳真作遺愛

西門慶觀戲動深悲

詩曰

杳杳美人違

遙遙有所思

幽明于里隔

風月兩邊時

相對春那劇

相望景偏遲

當由分別久

夢來還自疑

人子者必
如此也

話說西門慶被應伯爵勸解了一回拭淚令小廝後邊看飯去了
不一時吳大舅吳二舅都到了靈前行禮畢與西門慶作揖道及
煩惱之意請至廂房中與眾人同坐玳安走至後邊向月娘說如
何我說娘每不信怎的應二爹來了一席話說的爹就吃飯了金
蓮道玳安自與月娘說你這賊積年人慣的囚根子鎮日在外邊
替他做牽頭有个拿不住他性兒的玳安道從小兒答應主子不
知心腹月娘問道那几个陪他吃飯玳安道大舅二舅總來和溫
師父連應二爹謝爹韓夥計姐夫共爹八个人哩月娘道請你姐
夫來後邊吃罷了月娘處處也擠在上頭玳安道姐夫坐下了日敬濟月娘分付你和小廝往廂房裡拿飯去你另拿碗兒粥與

他恐怕清早晨不吃飯玳安道再有人誰止我在家都使出報喪買
東西王經又使他往張親家爹那里借雲板去了月娘道書童那
奴才和你拿去是的相打了他紗帽展翅兒玳安道書童和書童
兩個在靈前一个打磬一个伺候焚香燒紙哩春鴻爹又使他跟
賁四換絹去了嫌絹不好要換六錢一疋的破孝月娘道論起來
五錢的也罷又巴巴兒換去已爲書童路作地又道你叫下書童兒那小
奴才和他快拿去只顧還挨甚麼玳安于是和四童兩個大盤大
碗拿到前邊安放八仙桌席眾人正吃着飯只見平安拿進手本
來稟夏老爹差寫字的送了三班軍衛來這裡答應西門慶看了
分付討三錢銀子賞他寫期服生帖兒回你夏老爹多謝了一面

馬制生汝不孝

第一回

六十三回

4

問生此人
之畜今人
測者

由你而死
想掃被
而死

之收世
之等子
者厚何

你想着
奴樣兒描

那兒們如何
不招因完

吃畢飯收了家伙只見來保請的画師韓先生來到西門慶與他
行畢礼說道煩先生揭白傳个神子兒那韓先生道小人理會得
吳大舅道動手遲了些只怕面容改了韓先生道也不防就是揭
白也傳得正吃茶畢忽見平安來報門外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陪
花子由靈前哭涕了一回見畢礼教與眾人一處因問甚麼時候
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臨死還伶伶俐俐說話兒剛睡下了頭起
來瞧就沒了氣兒因見韓画士傍边小童拿着屏插袖中取出描
筆顏色來花子由道姐夫如今要傳个神子西門慶道我心裡疼
他少不得留个影像兒早晚看看題念他題念兒我不用看就題念我的那面分付後边
堂客躲開掀起簾子領韓先生和花大舅眾人到跟前這韓先生
色如生姿容不改黃爛爛的嘴兒細潤潤的臉兒西門慶出不得

子由聽
以爲榮
子雲元
感子由
那扶

掩淚而哭來保與琴童在傍捧着屏插顏色韓先生一見就知道
了眾人圍着他求画應伯爵便道先生此是病容平昔好時還生
的面貌飽滿姿容秀麗幫閒技量在此等處韓先生道不須會長分付小
人知道敢問老爹此位老夫人前者五月初一日曾在岳廟社燒
香親見一面補寫燒香總爲西門慶道正是那時還好哩可是否回話作地耳
元生你用心想着傳画一軸大影一軸半身靈前供養我送先生
一正段子十兩銀子韓先生道老爹分付小人無不用心須臾描
染出个半身來端的玉貌幽花秀麗肌膚嫩玉生香拿與眾人瞧
就是一幅美人圖兒西門慶看了分付玳安拿與你娘每瞧也去
看好不好有那些兒不是說來好改玳安拿到後边向月娘道爹

那兒們如何
不招因完

所必欲而不
施於同類
以等事也

說叫娘每瞧七六娘這影面得如何那些兒不像說出去教韓先生好改月娘道成精鼓搗人也不知死到那里去了又描起影來了自是月潘金蓮接說道那個是他的兒女武二不依面下影傳下神好替他磕頭禮拜到明日六個老婆死了怕武二不依面下影傳下神好替樓和李嬌兒接過來觀看說道大娘你來看李大姐這影面像好時模樣打扮的鮮鮮的只是嘴唇略外亦面一個畫了些月娘看了道這左邊額略低了些他的眉角還潛些虧背後想這漢子白怎的面來玳安道他在不能忘廟上曾見過六娘一面剛纔想着就回到這等模樣少頃只見王經進來說道娘每看了就教拿出去看親家爹來了等喬親家爹瞧哩玳安走到前邊向韓先生道裡邊說來嘴唇略些在額角稍低些畫了些月娘先生道這个不打緊隨

面得好只少了口氣兒面美人者云只少口氣是要活起來此云少口氣兒是已死轉去西門慶

滿心歡喜一面遞了三鍾酒與韓先生管待了酒飯又教取出一疋尺頭十兩白金與韓先生教他先攢造出半身來就要挂大影不悞出殯就是了俱要用大青大綠冠袍齊整綾緞牙軸韓先生道不必分付小人知道領了銀子教小童拿着屏插拜辭出門喬大戶與眾人又看了一回做成的棺木便道親家母今日小殯罷了西門慶道如今作作行人來就小殯大殯還等到三日喬大戶吃畢茶就告辭去了不一時作作行人來伺候紙剗打捲鋪下衣衾西門慶要親與他開光明強着陳敬濟做孝子此書無所不用其假與他抵了目西門慶旋尋出一夥明珠安放在他口裡登時小

書家之珠

殮停當照前停放端正合家大小哭了一場為下文無數哭一場總却是兩番大哭

興又早冥衣舖裡做了四座推金盞粉捧盆巾盟誓毛女兒一邊

兩座擺下靈前的爇爐商瓶燭台香盒教錫匠打造停當擺在桌

上耀目爭輝又兌了十兩銀子教銀匠打了三付銀爵盞西門家豈無銀

買此處現打總又與應伯爵定管喪禮簿籍先兌了五百兩銀子

一百吊錢來交付與韓夥計管帳一人管帳貢四與來興兒管買

辦二人兼管外廚房二人兼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甘夥計輪番

陪待吊客四執崔本專管付孝帳孝帳一事來保管外庫房外庫房一人一

事王經管酒房酒一人一事道國王德二春鴻與西童專管靈前

伺候一人一事平安與四名排軍單官人來打雪板捧香紙亦等

五人一人一事又叫一個寫字帶領四名排軍在大門首記門簿門簿五

值念經日期打傘挑旛幡兼管雜事者派委已定寫了告示貼在

影壁上各遵守去訖細只見皇庄上薛內相差人送了六十根杉

條三十條毛竹三百領蘆蓆一百條麻繩是熱鬧非西門慶賞了

來人五錢銀子拿期服生回帖兒打發去了分付搭採匠把棚起

着搭大些留兩個門走棚把影壁夾在中間前廚房內還搭三間

罩棚罩棚大門首紫七間榜棚榜棚請報恩寺十一眾僧人先念倒頭

經每日每個茶酒伺候茶水王經所管首酒房耳此方是花大舅

吳二舅坐了一回起身去了西門慶交溫秀才寫孝帖兒要刊去

令寫荆婦奄逝溫秀才悄悄拿與應伯爵看伯爵道這個礼上說

不通見在如今吳家雙子在正室如何使得這一出去不被人議

論就是吳大哥心內也不自在伯爵一事等我慢慢再與他講你

第一詩書 六十三回 七

且休要寫着陪坐至晚各散歸家去了已死一日矣西門慶晚夕也不

進後邊去就在李瓶兒靈傍裝一張涼床拿圍屏圍着獨自宿歇

止春鴻書童兒近前伏侍天明便往月娘房裡梳洗天明便起穿戴了

白唐巾孝冠孝衣白襪襪經帶隨身豈侍妾之服第二日白履鞋清晨

然則西門梳洗尚是頭一夏提刑又來探喪弔問慰其節哀西門

慶還禮畢溫秀才相陪待茶而去到門首分付寫字的好生答應

是武官查有不到的排軍呈來衙門內懲治說畢騎馬去了與西門死

何千戶一對却西門慶令溫秀才發帖兒差人請各親眷三日誦

經早來吃齋後晌鋪排來收拾道場懸掛佛像不必細說那日吳

銀兒打所得知坐轎子來哭前哭泣上紙到後邊月娘相接吳銀

兒與月娘磕頭哭道六娘沒了我通一字不知就沒個人兒和我

說着兒可憐感人也孟玉樓道你是他乾女兒他不好了這些

時你就不來看他看兒吳銀兒道好三娘我但知道有個不來看

的說句假就死了委實不知道月娘道你不來看你娘他倒還掛

牽着你留下件東西兒與你做一念兒我替你收着哩因令小玉

你取出來與銀姐看小玉走到裡面取出包袱打開是一套段子

衣服兩根金頭簪兒一枝金花銀瓶終始燕把吳銀兒哭的淚如

雨点相似方哭說道我早知他老人家不好也來伏侍兩日兒娘死

而女不知說畢一面拜謝了月娘月娘待茶與他吃留他過了三

日去到三日又是和尚打起磬子道場誦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

小都披麻帶孝奇陳敬濟穿重孝經巾奇佛前拜礼街坊鄰舍親

朋長官都來吊問上紙祭奠者不論其數陰陽徐先生早來伺候

財利也

得

子由你說

消息在內

看張你

要應之人

多

大殮祭告已畢抬屍入棺西門慶交吳月娘又尋出他四套上色衣服來裝在棺內四角又安放四錠小銀子兒花子由說姐夫倒不消安他在裡西金銀日久定要出世倒非久遠之計西門慶不肯定要安放不一時放下了七星板閣上紫蓋件作四面用長命釘一齊釘起來一家大小放聲號泣西門慶亦哭的呆了三番大哭口口声声只叫我的年小姐姐再不得見你了良久哭畢至此方云哭畢矣官待徐先生齋饌打發去了闔家夥計都是巾帶孝服行齊之時門首一片皆白溫秀才贊礼北边杜中書來題銘旌杜中書名子春號雲野原侍真宗寧和殿今坐閉在家西門慶備金帛請來在捲棚安排奠盒西門慶親遞三杯酒應伯爵與溫秀才相陪住大紅官紵題旌西門慶要寫詔封錦衣西門恭人李氏愍十一字

一路寫其伯爵再三不肯說見有正室夫人在如何便得杜中書非礼可笑

道曾生過子于礼也無碍講了半日去了恭字改了室人溫秀才道恭人係命婦有爵室人乃室內之人只是个渾然通常之稱于

是用白粉題畢詔封二字貼了金懸于靈前又題了神主叩謝杜

中書晉待酒饌拜辞而去題主自作一段總寫日那日喬大戶吳

大舅花大舅韓姨夫沈姨夫各家都是三牲祭棹來燒紙男喬大

戶娘子并吳大姑子二姑子花大姑子坐轎子來弔喪祭祀哭泣

女月娘等皆孝髻頭繫腰麻布孝裙出來回礼舉哀可讓後边

待茶擺齋惟花大姑子與花大舅便是重孝直身更奇更可笑方

孝餘者都是輕孝那日李桂姐打听得知坐轎子也來上紙看見

吳銀兒在這裡說道你凡時來的怎的也不會我會兒好人兒原

不由之愛財
亦如拘捕
為有羞恥

來只顧你兒又照認女時桂兒認活的不顧人銀吳銀兒道我也不
知道娘沒了早知也來看看了月娘後邊管待俱不必細說須臾
過了看看看到首七首七又是又是報恩寺十六衆上僧朗僧官爲首座
引領做水陸道場誦法華經拜三昧水懺親朋夥計無不畢集那
日玉皇廟吳道官來上紙帛孝就攬二七經生意與頭西門慶留在捲
棚內吃齋忽見小廝來報韓先生送半身影來衆人觀看但見頭
戴金翠圍冠及鳳珠子挑牌大紅粧花袍兒白馥馥臉兒條然如
生西門慶見了滿心歡喜此喜懸掛材頭衆人無不誇獎只少口
氣兒一面讓捲棚內吃齋囑付大影還要加工夫些韓先生道小
人隨筆潤色豈敢粗心西門慶厚賞而去午間喬大戶來上祭猪
羊祭品金銀山段帛絲繪冥紙炷香共約五十餘抬是鬧熱不是

死地用高燒鑼鼓細樂吹打纓纓隨圍而至可憐西門慶與陳敬
濟穿孝衣在靈前還礼喬大戶邀了尚舉人朱台官吳大舅劉學
官花千戶段親家六字妙絕蓋云花費千戶七八位親朋各在靈
前上香三献已畢俱跪听陰陽生讀祝文曰

維政和七年歲次丁酉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二日辛巳眷生喬
洪等謹以剛鬚柔毛燕羞之奠致祭于

故親家母西門孺人李氏之靈曰嗚呼孺人之性寬裕溫良治家
勤儉御衆慈祥克全婦道譽動鄉邦閨闈之秀蘭蕙之芳夙配
君子効聘鴛凰藍玉已種浦珠已光正期諧琴瑟于有永享弥
壽于無疆胡爲一病夢斷黃梁善人之歿孰不哀傷弱女緇綵
沐愛姻壻不期中道天不從願鴛伴失行恨隔幽冥莫覩行藏

悠悠情誼寓此一雙靈其有知來格來歆尚饗

官客祭畢回祀畢讓捲棚內桌席管待然後喬大戶娘子崔親家
母朱堂官娘子尚舉人娘子段大姐衆堂客女眷祭奠地弔鑼鼓
靈前弔鬼判隊舞吳月娘陪着哭畢請去後邊待茶設席三湯五
割俱不必細說喬家堂客祭祭二西門慶正在捲棚內陪人吃酒忽前邊
打的雲板响答應的慌忙張七進來稟報本府胡爺上紙來了在
門首下轎子寫一班無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即使
溫秀才衣巾素服出迎左右先捧進香紙然後胡府尹素服金帶
進來許多官吏圍隨扶衣搗帶到了靈前春鴻跪着捧的香高高
的上了香展拜兩祀西門慶便道老先生請起多有勞動連忙下
來回祀胡府尹道令夫人几時沒了學生昨日纔知吊遲吊遲西

門慶道側室一疾不救辱承老先生枉用溫秀才在傍作揖畢請

到所上待茶一杯胡府尹起身溫秀才送出大門上轎而去胡家

上祭人吃至後晚方散又我第二日乃第四日院中鄭愛月兒家來上

紙愛月兒進至靈前燒了紙月娘見他抬了八盤餅饊三牲湯飯

來祭奠祭三連忙討了一疋整絹孝裙與他勢利吳銀兒與李

桂姐都是三錢奠儀祭四祭五告西門慶說西門慶道值甚麼

每人都與他一疋整絹就是了總也却又是一月娘邀到後邊

房裡擺茶管待過夜晚夕親朋夥計來住宿是熱叫了一起海塩

子弟搬演戲文空銘吳惠鄭奉鄭春都在這裡答應西門慶在大

棚內放十五張卓席爲首的就是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

沈姨夫韓姨夫倪秀才溫秀才任醫官李智黃四應伯爵謝希大

祝實念孫寡嘴白賚光常時節傳自新韓道國甘出身賁第傳吳

舜臣兩個外甥實二十人還有街坊六七位人虛六七八人總爲西門

人除吳典恩雲裡守做官去花子虛已死連西門十位則此日亦

等會中全到然則九人皆在獨子虛一人死耳子虛死而瓶兒亦

死重複將會中人一齊提出見十兄弟生死都是開桌兒點起十

相聚散如此與娶瓶兒時總提一樣深情

數枝太燭來堂客便在靈前圍着圍屏垂簾放桌席往外觀戲當

時衆人祭奠畢會中祭六西門慶與敬濟回畢祀安席上坐下邊戲

子打動鑼鼓搬演的是韋臯玉簫女兩世姻緣收住瓶兒玉環記

不一時弔場生扮韋臯唱了一回下去貼旦扮玉簫又唱了一回

下去厨役上湯飯割鷄應伯爵便向西門慶說我聞的院裡姐兒

三個在這裡何不請出來與喬老親家老舅席上遞盃酒兒他倒

是會看戲文倒便益了他西門慶便使玳安進入說去請他姐兒

三個出來喬大戶道這小却不當他來用喪如何叫他通起酒來

是禮却不是禮不是正經喪禮却是喪禮的正理伯爵道老親家你不知相這樣小淫婦

兒別要閉着他快與我牽出來你說應二爹說六娘沒了只當行

孝順也該與俺每人遞杯酒兒有口偏玳安進去半日說所見應

二爹在坐都不出來哩伯爵道既恁說我去罷走了兩步又回坐

下特寫伯爵爲西門慶笑道你怎的又回了伯爵道我有心待要

扯那三个小淫婦出來等我點兩句出了我氣我纔去落後又使

玳安請了一遍三个纔慢條條出來都一色穿着白綾對衿襖兒

藍段襖子與瓶兒赴會穿了向席上不端不正拜了拜兒笑嘻嘻

立在傍邊應伯爵道俺每在這裡你如何只顧推三阻四不肯出

來那三个也不答應向上邊遞了回酒設一席坐着下邊鼓樂响

動關目上來生扮韋臯淨扮包知本向到拘攔裡玉簫家來那媽
兒出來迎接包知本道你去叫那姐兒出來媽云包官人你好不
着人俺女兒等閒不便出來說不得一個請字兒你如何說叫他
出來又補入院本真是出沒不定之筆如走盤珠也那李桂姐向席上笑道這個姓包的
就和應花子一般就是个不知趣的蠢味兒伯爵道小淫婦我不
知趣你家媽怎喜歡我桂姐道他喜歡你過一邊兒西門慶道看
戲罷且說甚麼再言語罰一大盃酒那伯爵終不言語了那戲子
又做了一回並下所內左边吊簾子看戲的是吳大妗子二妗子
楊姑娘潘媽七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段大姐外客八位
并本家月娘姊妹右边吊簾子看戲的是春梅玉簫蘭香迎春小
玉都擠着觀看那打茶的鄭紀正拿着一盤菓仁泡茶從簾下過

春梅叫住問道拿茶與誰吃鄭紀道那邊大妗子娘每要吃這

春梅取一盞在手不想小玉所見下邊扮戲的旦兒名字也叫玉

簫明便把玉簫拉着說道淫婦你的孤老漢子來了鵝子叫你接

客哩你還不出去使力往外一推直推出簾子外映春梅手裡拿

着茶推潑一身罵玉簫怪淫婦不知甚麼張致都頑的這等把人

的茶都推潑了早是沒會打碎盞兒寫玉簫却爲春梅出色盞西

門慶听得使下來安兒來問誰在裡面喧嚷春梅坐在椅上道你

去就說玉簫浪淫婦見了漢子這等浪極力寫春梅却又寫玉簫一筆作兩筆用矣那

西門慶問了一回亂着席上過酒就罷了月娘便走過那邊數落

小玉你出來這一日也往屋裡瞧七去都在這里屋裡有誰小玉

道大姐剛纔後邊去的兩位師父也在屋裡坐着月娘道教你們

賊狗胎在這里看看就恁惹是招非的不快春梅之語早春梅見

月娘過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娘你問他都一個七只像有風病

的狂的通沒些成色兒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那月娘數落了

一回仍過那邊去了那邊喬大戶與倪秀才先起身去了沈姨夫

與任醫官韓姨夫也要起身被應伯爵攔住道東家你也說聲兒

俺每倒是朋友不敢散一個親家却要去沈姨夫又不隔門不隔

不該韓姨夫與任大人花大舅都在門外這咱晚三更天氣門也

去妙未開門又是都來大坐回兒左右關目還未了

還未開悅的甚麼不談去又妙哩西門慶又令小廝提四罈麻姑酒放在面前說列位只了此四

罈酒我也不留了因拿大賞鍾放在吳大舅面前說道那位離席

或坐說起身者任大舅舉罰于是眾人又復坐下了兩番寫筆西

門慶令書童催促子弟快弔關目上來分付揀着熱鬧處唱罷須

臾打動鼓板扮末的上來請問西門慶寄真容那一招可要唱西

門慶道我不管你只要熱鬧貼且扮王蕭唱了回西門慶看唱到

今生難會面因此上寄丹青一句借王環記掩映也七忽想起李

瓶兒病時模樣不覺心中感觸起來止不住眼中淚落袖中不住

取汗巾兒擦拭又早被潘金蓮在簾內冷眼看見指與月娘瞧說

道真與瓶兒進門開花筵時金蓮挑月娘大娘你看他好个忍來

頭的行貨子如何吃着酒看見扮戲的哭起來孟玉樓道你聰明

一場這些兒就不知道了樂有悲歡離合想必看見那一段兒觸

着他心他觀物思人見安思馬經時淚來金蓮道我不信映打談

的弔眼淚替古人耽憂這些都是虛他若唱的我淚出來我總算

叔那硬
件到心上
不肯落一
淚呢

他好戲了總是月娘道六姐悄悄兒咱每听罷玉樓因向大妗子
道俺六姐不知怎的只好快說嘴那戲子又做了一回約有五更
時分衆人齊起身西門慶拿大杯攔門逼酒欸留不住俱送出門
看收了家伙留下戲廂明日有劉公公薛公公來祭真還做一日
藕斷衆戲子答應管待了酒飯歸下處歇去了李銘等四个亦歸
家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已將曉就歸後邊歇息去了一夜正是得
多少

紅日映窓寒色淺

淡烟籠竹曙光微

